

海

國

圖

志

海國圖志卷七十八

籌海總論二

原無今補

邵陽魏源輯

粵東市舶論

清河蕭令裕

康熙二十三年臺灣鄭氏平海禁大開二十四年從疆吏之請設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於是內地商船兼通南洋荷蘭助順先請互市他島夷望風景附莫不瞻戴斗牛梯航歲至英吉利最後款關其國皆在大西洋荒遠莫測而自漢以來所通西域僅至西南洋而止然以漢書前後西域二傳考之則知西域之與西洋

地雖相遠俗不甚遠也班書稱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其風氣物類與罽賓同者有烏弋安息之屬烏弋之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今英吉利佛蘭西荷蘭諸國善製鐘表窮極工巧織罽之屬精妙絕倫所用洋錢亦以銀鑄幕爲人面或爲王面斯其俗相近一矣班書稱安息國畫革旁行爲書記師古謂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

行不直下今西洋諸國書旁行斜上皆拉體納字

今欽天監

有書拉體納字文

鳥跡蛛絲由左以達右斯其俗相近二矣班

書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其
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
夫乃決正今西洋諸國善賈爭利家事取決常于女子
嬖主貲財夫無妾媵微不同者深目鮮須耳斯其俗相
近三矣蓋大西洋之地在漢書惟大秦國足以富之范
書言大秦國亦云海西國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
一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繪綵與之交市

故遮閔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直至明代
萬厯中利馬竇入中土而大秦人始通于中國繼以佛
郎機荷蘭戈船相繼至粵閩故大西洋之通自明代始
若天竺國一名身毒則西南洋非西洋也亦于明季
國初爲西洋諸國據其海口設礮臺立市埠今來粵貿
易港腳白頭夷附英吉利旗號者卽古之天竺國于是
大西洋與西南洋始混而爲一徵諸漢時西域之俗旣
如彼驗之今日南洋之舶又如此豈非向背之故振古

如茲懷誘之方無遠不屈者哉夫象胥達志情款非易通也漲海浸天帆檣非樂赴也而黃支獻見漢以來始不絕書番禺都會唐以後舶乃雲萃可知殊裔之貢珍視中華爲天府諸蕃之懷化求市賈以自封也昔之聖王稔其風尚故結以恩信招以貨賄蠻夷竭歡象來致福滅戍守之費兵革不興收征權之贏軍儲是賴遠覽古今因時之制得失之林斷可識已是故趨利如鶩者種人谿壑之常因勢要約者函夏金湯之固孟堅所謂漢多財物必市乃得所欲乃闕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一至者、眞爲得其情實也、知其情實而御之、有道矣、

或曰、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漢之蠻夷、通市貨、買好辭、爲詐、多求、使者護送、以事絕遠、故孟堅謂盛德在我、無取于彼也、今南洋諸舶、抵我邊境、什百爲羣、連檣相接、器則火礮、蠻刀、人則趨捷狙獷、設有伏莽、坐見披猖、漢之已事、可得擬乎、應之曰、此未足以爲虞也、軍旅之事、必權衡於主客、洲島之俗、惟利益於貿遷、凡夷之必我資者二、而我之不夷患者二、番人性耆乳

酪膠結腸腹惟大黃茶葉蕩滌稱神一不得食立致困
病異時恰克圖口不與俄羅斯通市西洋各國市大黃
於粵每國限以五百斤防其漏入俄羅斯也比開關如
故紅毛花旗諸酋合辭籲請毋限定數是知疵癘之侵
非藥罔濟旗槍之用在彼同需今茶斤出口歲計四五
十萬頻年交易定有積存然茶之爲物霉變易生三歲
以後不可復食如聞英夷誇詐謂有三十年之蓄此其
欺罔不辯自明設有禁斷驚擾內作其必我資者一也
番人近利尙功以海商爲世業沿海埠頭競思壟斷轉

相販鬻，祿及毫釐，其有別部雜港，思商中國，率爲遮關，用擅專利，又啟關之舶，珍貨山積，來自本國，例譏重稅，國主藉有稅入，用供餉俸，住澳門者爲大班，總其貿易，厚資本者爲船主，統曰公司，他夥長水梢附貨載船，無不希收餘羨，用裨生計，舉國上下，皆以中華爲利藪，其必我資者二也，英夷窟宅，渺隔重洋，惟澳門租住，是其頓宿之所，澳夷雖甚貧薄，未易全以賄通，其米利堅佛蘭西諸國，夙與仇讐，不能統壹，如有跳梁，使相攻擊，以夷伐夷，正可撫爲我用，故佛郎機之寇新會，卒以成禽。

明嘉靖中，和蘭番之寓臺灣，終歸敗遁。老巢既遠，持久爲難。

其不夷患者一也。民非水火，莫能生活。番舶之來，商稍百數。近時洋米載自呂宋，轉餉無乏。誠難與爭。然萬山以外，颶風堪虞。一入萬山，糧道立斷。加海水味淡，秋冬變鹹。潭洲迤北之洋，春夏清甘，可飲。蓋北江之所從入也。秋冬水涸，海氣上浮矣。夷來下碇，每在秋冬。涓涓之滴，不堪入口。是故守礮臺之險，絕奸民接濟之路，斷校椅之泉，截大嶼龍穴之汲，以守岸爲上計。不交鋒于大洋，我逸彼勞。彼客我主，其不夷患者二也。去彼二患，守我二資，交易坦途，番客大至，航三萬

里之海但有牽來、譏四十柁之徵，都無檢閱，茲非柳藩之善政。欽賢之遺規，與且尤有說焉。凡夷之狡焉生心者，皆漢奸之導誘也。而漢奸之敢于煽惑者，皆執事之侵漁也。往夷貨之來，有稅有鈔；有進口，有出口之規，有分頭、疋頭之筭，箱包漆木，動輒規例之收。呢羽鐘表咸入形筵之貢，此取之在上者也。商保之船，必資規費，貨銷之數，按抽行用，黃埔一進伯，而丁胥之事例已多。省澳一往來，而牌照之取求又夥。吏役之生活，仰給惟於舶來蔬米之日需，翔貴由于買辦，此取之在下者也。取得

其道則官吏樂輸而荒服有出塗之願取失其道則商胡斂怨而奸豪售貪狡之謀何者商行資用類皆取自夷中一苛於商卽商因而厚斂一斂於夷卽夷從而枝求厚斂者以官爲市而商或潤其餘枝求者引商爲援而夷斯逞其忿始則規制弁髦侈然而違犯繼則語言慢易嗔然而上侵小則礮械森陳陽爲防護將牢之說大則兵船飄忽陰懷伺疑虛喝之謀欲懲奸而畏首畏尾欲大創而籌餉籌兵蓋貪縱侵凌於無事之日不得不彌縫姑息于有急之秋也蘇軾謂絜廉哲人之細事

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乂安諒哉
言乎

市舶之通人多同異自英吉利橫海上驕嫚日聞於是
有爲封關罷市之議者應之曰市舶者島夷嚮化之誠
沿海居民之利也得其所欲則瀛渤晏安失其所營則
奸豪反側善謀國者但當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也
方嘉靖時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其始因倭船至
閩浙互市諸大姓及商賈多負其直倭糧價爲盜諸大
姓脅將吏捕逐之兵且出又泄師期令去約他日至償

其直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而內地奸民復煽爲亂遂焚掠州縣巡撫朱統至首嚴通番禁犯者寘重典又憤閩浙勢家多庇賊上疏言過激中朝士大夫與爲難爭掣其肘劾統至死中外莫敢言海禁事於是徐海汪直內訌而倭亂成矣鄉使互市之倭不虧其直洋來之舶不禁其通則徐海汪直公然貿易之商日本佛郎機長此朝宗之集也挾倭之賊以脅官卽挾官之兵以脅倭譎張爲幻負直不償金鼓一振毒遍四海當時商賈釀禍萬死莫辭而市舶旣革利權在下港外交通走險

不擇朱紉通番之禁殆亦因噎而廢食者哉鄭曉稱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可謂深切著明矣今粵海通市百有餘年假令奏罷停其來舶洋行貨直類多賒貸一時殷商墊給既所不甘疲商責償于何取辦勢必遠夷怨咨要遮不去而買辦引水漁船快蠅之徒沙文馬占沙文者僱于夷馬占通夷諱者也通事洋貨舖之屬懼於失業潛爲教誘椎髻之俗好亂由于性生飛鵠之音集林忘其懷化未形隱患可勝言耶且防邊之策尤貴招徠漢書謂匈奴貪尙

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故知撫綏
遐服非財賂無以款通懷畏遠人必負販乃能要結也
夫中行說衛律之謀主是漢患之內生也賣馬邑交易
之無功由鸞端之自啓也如彼英夷不同冒頓自爲海
賈何暇遠圖但使關市持平夷商親附脫有奸猾隱爲
詐虞屏之遠方肆諸朝市百蠻懼伏豈敢動哉然而體
順夷情主平市價必有以大服其心乃使其無所藉口
必先外藩無輕節府之意而後款塞謹功令之遵其要
在於行禁肅清綱首難以賄進而無取乎閉關封港俾

番商裹足而望洋也。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貨財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班超謂任尙曰。蠻夷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夫小過之糾不肯爲其簡易財貨之好乃甘爲其患。苦抑何方寸岑樓不揣本而齊末之甚乎。君子是以知君卿之導利推本信誠。盧奐之清白用懷遠俗也。

鴉片煙一名阿片一名阿芙蓉。出英吉利屬國。種紅罌粟花。葉如龍青。子如茄。每根僅結子二三顆。熟時夜以

刀割皮分許膏液流出晨收而浸于水俄頃出之貯諸
器取葉暴乾爲末雜揀其中視葉末多少以定成色葉
末半則得膏半然後捏爲團葉裹之見海錄有公斑有白
皮有紅皮公斑爲上白皮次之紅皮最下前代無此物
明時始入中國龔雲林醫鑑用阿片泥和糯米爲丸治
百病名一粒金丹李時珍本草綱目云俗人房中術用
之雍正中年希堯刊集驗良方鴉片屢見初不言其吸
食也鑲竹爲管或磁或銀挑烟於盒如粒如丸就燈而
吸倚枕側眠蓋自乾隆末年始嘉慶初食者漸多特奉

明禁至今日而家喻戶曉俗不可挽凡食煙之人燃燈
在榻必兩兩對卧左右移易邂逅論心用除嫌恨名曰
開燈日久中病應時而食名曰煙引引至而不得食則
四肢頽然涕泗交下刻不能支吸煙數口精神頓回名
曰過引引深者日須三四錢引少者以數分計盛年柔
脆先零何早筋力乍衰髓竭乃槁此食煙之狀也煙土
之入始在澳門繼歸黃埔今上初元森嚴設禁乃
移泊於新安縣屬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凡福建天
津江浙之泛外海者皆必由焉島民萬餘家皆蠶戶漁

艇販私爲業道光三四年來躉船五六船前總督阮元
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近則約十七八船經歲逗
遛接遞新煙洋船駛進鹿門轉入蛟門以所載之土運
黃埔深井地名有窟宅爲輿援有快蟹爲護送分售於會
城之窖口其送煙匪艇一名扒龍數十健兒搖槳如飛列礮
械而行比年澳門之押冬夷往來省城自覓各船交易
窖口之利又分而天津閩浙船大率在省議價到躉交
土他大吏之貢船差船私攜過嶺者歲又不知幾許此
販煙之眾也鴉片煙惟公班行於粵各省類白皮每白

土一包合三斤、直洋銀二十一、二圓、去密口之沾潤、規費之花銷、番夷約得銀十三、四圓、賤時亦每包十三、四圓、番夷約得銀八、九圓、每歲以一百萬包計、番夷實得銀千三百萬圓不等、自餘價銀尙七、八百萬、四、五百萬圓、大抵水師有費、巡船有費、關役有費、營汛有費、差保、有費、以密口爲授受、以煙價爲取償、世盡奇貨之居、人競染指之望、此售煙之利也、其害深、其習錮、其來遠、其利溥、其人夥、其勢橫、法令之設、祇同於具文、根底之深、遂蟠於天下、說者謂番舶來貨、亦貯躉船、異時禁之、稅

額將虞短絀然關稅之贏百數十萬鴉片之耗千萬有餘豈貪其至輕而忘其至重耶夫貲財銷竭踰其人心風俗之閑鳩毒晏安情我堅甲利兵之氣職謀國是不得不挽救力操也然而有所操卽有所遺操其末者遺其本操其僞者遺其誠惟末是趨而以僞相市更反十年而其效可觀矣

粵東濱海之區耕三漁七幅員遼闊民食不敷歲仰廣西桂柳梧潯諸府之接濟設遇粵西年荒諸府閑糴則粵東米價翔貴小民粒食維艱惟洋米產小呂宋國地

在閩粵之南土沃水膏不耕而穫稻米一石值銀數錢
由海道來廣不過六七日粵關市舶每載入口乾隆八
年欽奉 諭旨凡遇外洋貨物來閩粵等省貿易帶
米一萬石以上者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五帶米五千
石以上者免其船貨十分之三其米聽照市價公平發
糶仰見 聖謨廣遠軫切民依灼知開禁南洋爲控
制外番起見 國家富有四海並非需此稅銀與其
以茶葉大黃易呢羽鐘表無用之物不如助籌足食利
賴閭閻 訓典煌煌勝算操而垂裕遠也自司權者

專利自封多不以此爲便奉行日久舊制漸湮嘉慶十一年以後續來米船粵關止予免鈔飭令空船出口由是夷商無利來米頓稀道光四年總督阮公奏請各國夷船專運洋米來粵免其丈輪船鈔所運米穀起貯洋行糶賣原船載貨出口一體徵收稅課得旨允行

一時黃埔澳門歲增米十餘萬石然各國來粵米船均係零星小販並非資本充裕之夷每船載米三四千石及一二千石不等雖有出口貨物其數不甚相懸洋米之獲利既微出口之稅銀仍納所免進口鈔規始猶抵

敷關費漸且不足取償緣阮公入告之時僅據縣稟議行其乾隆八年寬免米船貨稅之 恩旨未經查明聲敘是以但能導夷船之歲至而不能使洋米之積餘可以收效於會城而未得推行於全省本年旱稻收穫僅及六成秋冬亢旱晚稻不足三成來歲青黃不接之際卽查照乾隆嘉慶年間成案飭商採買洋米回粵糶賣將來平其市價非不可轉歉爲豐而暫時舉行究非永久之善策似應奏援乾隆八年舊例嗣後凡遇外洋夷船並無別貨攜帶專運洋米來粵五千石以上者免

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三、一萬石以上者免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五、其載米不過五千石以上者仍照道光四年成案止免進口鈔規、不寬出口貨稅以廣 皇仁而昭限制如此則外洋米穀進口愈多以關市之征資積貯之益然而議者或曰 天朝民食豈藉外洋權貨免徵且將虧稅夫茶馬者西北之利也以內茶易番馬不得謂中國之戰騎取給于夷也通其地之有無使所產不歸紅腐收其土之蕃育使所積皆我邊儲神明之用因應無方也若粵關正額盈餘歲需銀九十萬兩比

年奏銷常溢收四五十萬其中進出貨物以英吉利公
司夷船爲大宗英吉利風俗向來精勤織作所製呢羽
洋布紗線等物非中國無以流通洋米產小呂宋等處
不過一隅之地又距英吉利國都方萬餘里使進口洋
米出口減稅止港腳花旗諸夷聞風興販亦無過十之
五六英吉利闔境民夷必不容廢其織作專以販米牟
利是進口之呢羽如常卽出口之貨稅無減粵關正餘
之數歲終豈慮懸絕耶且卽關稅稍絀而藏富於民備
戶口之流亡免司農之賑貸以下益之有餘補上損之

不足經國之遠猷、綏邊之至計、詎與夫頭會箕歛者較短絜長耶、或者又謂米非洋產、買自邊郡、船若暢來、盡攜鴉片、此皆參隨巡攔之屬、造爲飛言、阻撓善政、以自殖其私、不知內米洋米、味各不同、市價番價、豈甘折閱、況零丁躉船、自販煙土、卽洋米不通、而貨船獨不賫夾耶、夫洪範八政、一食二貨、因貨通而食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裁成輔相之方、莫善于是、是在當路君子之勤求民隱而已、謹議、

源案此議洋米、但知小呂宋而不知暹羅、及新嘉坡

葛留巴港腳諸地皆歲歲運米入口又不知運米一二千石者亦准免稅十之一且有賞給米商頂戴自康熙至乾隆疊次恩旨具載皇清通考四裔門別詳東南洋呂宋暹羅二國志內

粵東章奏一

兩廣總督林則徐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曾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剿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臣等悉心妥議具奏謹將察看

籌議情形敬陳之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關無論何國夷船槩不准其互市而禁絕茶葉大黃有以制伏其命封關之後海禁宜嚴應飭舟師將海盜勦捕盡絕又禁大小民船槩不准其出海復募善泅之人使駕火船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能擒夷船卽將貨物全數給賞該夷末有不畏懼求我者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准其互市仍將大黃茶葉毋許逾額多運以爲箝制之法等語臣等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市原係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

非關權利其抽分之稅況自上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
疊奉 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計論大哉 謨訓中

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無所用其瞻顧惟將各外國在
粵貿易一律停止則有尙賴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
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
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貿易與槩斷各國貿易揆理度
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地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
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販煙來粵卽別國夷般
亦多以此爲利而自上年繳清躉船煙土以後業經奏

奉 恩旨、槩免治罪、卽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

船、莫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艙、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辜、臣等卽礙難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强悍、諸夷中惟米利堅及佛蘭西、尙足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憚之、其他若荷蘭、大小呂宋、連國、瑞國、單鷹、雙鷹等國、到粵貿易者、多

御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
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
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睽以彼此之離心
各輸忱而內向若槩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
氣勾結圖私左傳有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我朝之馭諸夷固非其比要亦罰不及眾仍宜示以
大公且封關云者爲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
亦何憚而不爲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
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卽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

今皆經籌商辦理，惟待相機而動。卽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繼而覓諸山麓，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馭夷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則不啻敲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況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卽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若

果查出夾帶應卽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
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
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鄧廷楨節次
議及嗣經核定章程諭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
照卽如茶葉一項每歲連箱准給五十萬觔仍以三年
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款該夷均已遵
行至所請責令澳夷代英夷保結一節現旣不准英夷
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奏彌利堅代英夷請款疏

參贊大臣
楊芳等

竊照英吉利逆夷于二月二十四日乘駕兵船及火輪三板等船欲進省河經鳳凰岡官兵奮力擊退卽于二十五日繕摺由六百里馳奏在案是日米利堅國

領事多利那因該國貨船並不在禁止通商之列先經琦善批准帶進黃埔貿易適值英夷攻打虎門被阻不得入口聞鳳凰岡官兵擊退逆船來向營盤稟訴據總兵長春報知前來當飭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帶同通事譯訊據多利那稱英夷既被擊退自不敢再有他求

惟念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其帶貨商船並未敢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爲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米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禁物蒙 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

激乃到粵經年被英國牽累不能進埔開艙以致貨物霉爛貲本虧耗現查英國夷商情亦急迫可否于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國妬恨免致阻梗牽留而英國貨船在埔其兵船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一法等語臣論以該夷

所言雖亦近理，殊不知英夷肆逆逞凶，罪惡重大，實自絕于天朝。今蒙命將出師，特申天討，卽

謂夷商並無助逆，究係英國之人，又安敢以通商爲請？正詞回覆去後，是日逆船雖無動靜，而探知退泊未遠。臣料其早晚又必來擾，戒備益嚴。惟省城所存礮位，不如虎門之大。虎門礮臺旣失，礮亦隨之。且外海師船在虎門者，均被逆夷燒燬。別營舟師刻難調集，雖有內河巡船及招募水勇快艇，祇能防而不能攻。臣與兼署督臣怡良等正極焦切。適于二十六日巳刻長潮之際，南

風大起，該逆大小兵船添至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二十餘隻，果皆乘風擁至。其時鳳凰岡等處營盤各放鎗礮，擊斃夷兵不少，而逆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闖入省河，飛礮火箭，施放無數。幸各城上下內外已將官兵壯勇排列如山，不令少有空隙。且臣等先經示諭軍民，以防禦英逆與他寇不同，其礮彈能于遠處裂開，以燒房屋，而火箭又著物即燃。此時保衛城垣，首須撲除火患，是以于列隊兵勇之外，復逐段多添撲火兵丁，使房屋不燒，人心即定。雖是日逆船礮箭施放不絕，而

省城內外周密巡防並無一處失火該逆見守城如此嚴緊立即移竄空曠之白鶴灘中心暫行下旋不敢逼近城垣亦不敢復放礮箭第仍慮其堵截上下游各船則省中一切日用以及軍火所需皆無不棘手正在分籌勦逐間復據洋商伍怡和等以各國領事夷商于英逆帶兵之人無不交口斥詈該兵船因見城上岸上均各森嚴亦即畏懼而退二十七八九等日兵船及火輪船三板船均陸續開離省河惟各國夷人在粵均望承平謂英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貿易一事

係 天朝二百年來稱疊 恩施不得不代懇法

外施仁仍循舊制呈出義律等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
惟求卽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卽將船貨入官字
樣是其前此要求奸計此時無可復施惟臣等奉

命督兵祇知軍務爲亟斷不因各國連番環請稍任懈
我軍心卽其筆據之言雖曾寓目仍如無覩第既有此
情形理應據實入 告固不敢冒昧陳乞亦不敢壅

于 上聞至其所云貿易夷人並未隨同滋事貨船
入口正可制服夷兵等語臣暗訪明查尙非誕妄而就

兵機而論亦有時以縱爲擒與其峻拒羣夷恐致一同
觖望或先從權制馭借以密運深謀伏候 聖主指
示機宜不勝悚感悚惶之至案所云不討別情只求照
例通商是煙價香港皆不
敢索又許退出虎門也非漏利豎
夷目從中講款不能有此機會

海國圖志卷七十九

籌海總論三

原無今補

邵陽魏

覆奏各國夷情疏

靖逆將軍奕山等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

日奉

上諭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課短絀一摺

據稱粵海稅務以夷稅爲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爲英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語廣東例准各國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英夷强悍桀驁阻撓

各國生計各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墳於先
後抵粵時查明各該國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撓生計
抑稍有觖望於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
據實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臣等抵粵後密加查
明綠粵海關務舊章例准通商各國除居住澳門西洋
夷人貨船向在澳門卸貨外其餘米利堅佛蘭西荷蘭
國大小呂宋國噠坡拉國槌國瑞國單鷹國雙鷹國英
吉利國並港腳各國貨船向例應進黃埔查驗開艙各
該國距粵程途遠近不同每年來船數目約在一百餘

隻二百隻不等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起截至六月初二日止祇到有米利堅國呂宋國貨船十九隻自是之後並無貨船進口蓋因英夷犯順駛有兵船來泊澳洋所有各國貿易商船均被英夷阻撓不得進口英夷强悍桀驁各該國力不能制阻遏外洋無不同深怨恨迨至本年二月初六日英夷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夷船直達黃埔是以向准通商之米利堅國佛蘭西國及港腳貨船共四十二隻始得隨後進口英夷懇求通商經臣楊芳會同撫臣怡良體察情形 奏明仍准

恭順各國照舊通商各夷無不欣感共戴 皇仁並

不敢觖望于 天朝傳訊各通事所稟亦俱相符現

在雖經開船而殷實客商均經紛紛遷避商民交易者

甚屬寥寥臣等現已出示曉諭令其急速回來各安生

業與恭順各國照常貿易無須驚疑日來漸次歸業民

情少覺安貼謹案 廷寄之意原欲以夷攻夷情

覆奏未能仰體

廟算詳察夷情也

奏佛蘭西國夷情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將軍奕山等

查佛蘭西與英夷毗連疆界各爲一國素稱強悍前因爭擾地方構有嫌隙彼此交兵多年後經議和該國亦與廣東向來交易上年十二月間據報該國新到兵船一隻兵頭真時爾士思利管駕來粵泊在香港對面尖沙嘴地方並云後尙有兵船未到等語正在密飭查訪間旋據報稱佛蘭西兵頭士思利乘坐小三板來省入館當經密飭洋商等暗爲訪詢據云來省意欲面見官府有稟商事件不肯明言帶有素曉中華言語之和尙

王遮依里達二人同來稟稱該國兵頭有密商軍務不用通事傳話懇請面稟等情臣等以該國向通貿易素稱恭順乃英夷與兵犯順阻撓各國生意未始不怨恨英夷今既據稟請當面密陳軍務正可因勢利導駕馭羈縻爲以夷攻夷之計當卽於距城十里之半塘地方傳令來見詢其來意據稱該國王聞英夷與中華構兵恐該國商船被其擾累是以遣伊前來保護並諭令到此從中善爲解散臣等諭以爾國向稱恭順素所深知英逆如此頑梗不化肆行強暴將來爾等各國必受其

害爾國王既遣爾帶兵前來果能出力報効必自當據實奏明 大皇帝格外優待恩施據稱我國與英夷雖屬敵國但現在新和無隙可乘不能妄動若無故攻彼恐別國不憤不如息事罷兵早了此局方妥當訊以爾有何息事之法據稱伊願與英夷講說伊若允從則已如不允從卽向其藉詞交兵等語臣等論以英逆屢次犯順現在侵犯寧波定海等處致干 聖怒簡派

揚威將軍各路帶兵前往勦辦此時本將軍等如何敢擅准令伊講說據稱大人等既不敢奏我先出外洋與

英夷兵頭講說如有何信息再來回報當卽酌加賞賚該兵頭及和尚旋卽辭出外洋又據汎弁探報逆夷兵頭僕鼎查於上年十二月間由浙潛回香港又探得佛蘭西兵頭到香港與逆夷兵頭見面二次旋據香山駐澳縣丞張裕稟稱佛蘭西和尚玉遮等面稟該兵頭現有要事於正月十六日開船前往呂宋去看兵船留話給眞時爾和尚進省稟覆二月初五日眞時爾到行呈遞說帖仍以解和爲詞希冀賞給英逆馬頭臣等察其行事以英逆新與連和佛夷思於中取利又思分地故

爲之居間夷情詭譎多端該兵頭雖陽爲恭順焉知不藉探內地虛實別生事端雖現在該夷同米利堅各國夷商進省行照常貿易而無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絕並導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爲中國出力

大皇帝必加恩於爾等語除密飭水陸兵勇嚴加防範觀其動靜外所有佛蘭西兵頭來省情形不敢壅

於

上聞據實附陳

案佛蘭西求面稟軍情其來意之誠可見且得與英夷素仇之

勦敵使之講款英夷必曲從即使不從而藉詞交兵英夷亦必畏事機莫善于此乃稽延半載始聽其行及入長江而在甯款議已定數日矣

覆奏各國夷情疏

靖逆將軍
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英

逆糾集天竺佛南小呂宋等國夷船數十隻同惡相濟
請飭曉諭解散等語此等遠夷被該逆糾合自係迫以
威利未必真心相助果能設法解散以孤其勢此事或
有轉機着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如果各夷
可以理論卽剴切宣示曉以大義俾不爲逆夷所愚但
須斟酌盡善然後舉行又須持以慎密斷不可少露風
聲原片着抄給閱看欽此臣等伏查原奏內聲稱鎮海

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餘隻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南及呂宋各夷等語查前次奏報逆船摺內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日止先後共出老萬山駛赴浙洋者計四十七隻所稱鎮海定海兩處停泊逆船自必卽係四月內由粵駛往船隻但從前據該營縣探報均稱該船係自英逆本國駛來並無聲明別國之說茲復細加採訪緣西洋諸國總名爲歐羅巴洲並無天竺國名目史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其俗重佛法

又聞天竺一名印度孟呀喇及喀布爾皆係印度之一隅喀布爾卽前此傳聞與英夷打仗之國嗚呀喇則英夷屬國至佛南國或卽係佛蘭西因夷語西字是尾音以致傳寫不一本年春間佛蘭西國兵頭眞時爾及士思利管駕兵船來粵帶有素曉華語之和尙玉遮依里達二人同來謁見曾經臣等將曉諭該夷情形奏明在案風聞該國與英逆兩不相下現因英逆日強恐其蠶食早已整頓兵船預爲防備呂宋在粵洋之東南該國如赴浙江卽由臺灣福建一帶北駛原不必由粵洋經

過有無船隻助逆無從而知聞該國貧而弱自顧不暇未必能以兵助逆且該國商船向在澳門貿易亦頗恭順惟訪聞海外各國另有一種船隻名爲西裝柳其船上多係黑夷礮火俱備往往受僱於各外國代人打仗索價數萬員至一二十萬員不等現在英逆分擾各省難保非此等船隻在內該逆插以旗號卽作爲伊本國之船亦未可知臣等伏思佛蘭西與呂宋各國素稱恭順原可以理曉諭設法解散惟該國是否與英逆同惡相濟無從得其確據且該國現無大兵頭在粵僅止小

夷商貿易似未便向其講說轉矢 天朝體制查佛
蘭西兵頭於春間呈遞說帖本以代英逆講和爲辭嗣
因該兵頭士思利出洋後總未再來臣等隨時體察情
形如果有機可乘自當因勢利導以靖逆氛而崇

國體

覆奏印度夷情疏

將軍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奉

上諭御史蘇廷魁奏粵海

逆夷潛遁當乘機速辦善後事宜一摺據稱傳聞英夷
爲孟阿喇攻破逆夷兵船紛紛遁回請選派兵勇趕緊
修築虎門礮臺以資抵禦廣東省城東北陸路名燕塘
墟賊若乘間而入頃刻可至其要隘莫過於城東之大
沙河宜築長堤省城西南地名龜岡其東岸宜設營兵
使彼首尾不能照應水陸皆可制勝等語逆夷恐惡貫
滿盈結怨各國現在傳聞有孟阿喇攻襲之語着奕山

等密查粵東所泊夷船駛去若干隻夷眾傳說若何如果該國有事逆夷陸續逃遁該國夷人在粵甚眾總可得其實在底裡或係他國與英逆有爭鬪之事或孟阿喇糾集別國與之爲難均着查訪明確據實速奏該將軍等前奏修復虎門各路礮臺必須由內及外次第辦理此時該逆如果將船隻陸續撤退留泊廣東無幾正可趁此趕緊購料興工集事毋稍觀望並着奕山相度機宜倘可乘該逆窘迫之際出其不意明攻暗襲殄滅無遺亦足以紓眾憤而快人心至燕塘墟大沙河龜崗

爲賊陸路所必經，應否築堤設營，水陸交嚴之處，着奕
山等相度地勢，妥籌辦理。該御史原奏着鈔給閱看。將
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等伏查本年二月間，風
聞英逆所屬之孟阿刺地方，向有英夷兵目帶領黑白
夷兵各數百名駐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傷亡，僅剩
白夷兵不敷駐守。該逆兵目於去冬勒派土夷商民充
當兵役，因而構怨，羣起刺殺夷目，並將白夷兵數百名
焚斃殆盡。嗣又據香港探報，英逆前佔孟阿刺埠頭，藉
產鴉片厚利，得充兵餉。因被孟阿刺麼佬鬼子將八顛

之弟殺死、奪回鴉片、埠以至兵餉不繼等語、當經臣等
以得自傳聞、究無確據、曾於前次奏報摺內、聲明在案、
是該御史所奏、合之粵中傳聞、不爲無因、惟該逆兵船、
是否因此紛紛遁回、前此密飭查探、茲據署大鵬協副
將及各處探報、前聞孟阿刺將英國兵頭戕害、英夷遣
火輪船來粵、趕回兵船、巡船駛至、孟阿刺應援之說、如
果屬實、自不應有兵船駛至、乃現在英逆兵船、火船又
陸續駛到三十餘隻、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東開駛者、
其餘灣泊各船、或云留泊香港、或又云亦欲駛往江浙、

據查探情形似該逆夷船隻駛回孟阿刺應援之說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訪聞得英國之東另有恩田國相距約三月水程英夷欲得其地被恩田國設計誘騙於本年正月內殺斃英兵萬餘名現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語又傳聞逆夷先與喀布爾打仗現在又與治拉拉拔打似有地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奪回該逆夷深恐喀布爾與治拉拉拔和好又訪聞喀布爾與孟阿刺各處總名印度等語奴才等竊思該夷在海外欺淩各國因而各國與之爲難似係事所必有而現在查詢該國夷

眾所有孟阿刺恩田國及喀布爾各情節或稱得自傳
聞或稱並無其事其所言地名亦恐傳播語音不無謬
錯一時殊難得實案加布爾城即阿付顏尼城乃愛烏
羅斯游牧接壤治拉拉拔即機窪國之音轉恩
田國在印度東水程三月疑即緬甸國之音訛

覆奏英夷情形疏

揚威將軍奕山

竊

臣

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現派司員向逆夷等連日隔別詰問等語白夷幹布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一切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一面妥爲撫養一面細詢該國底裏着奕經等詳細訊明英吉利國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相通該國向與英吉利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

浙其餘來浙之孟加刺大小呂宋雙鴈國夷眾帶兵頭
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誘脅抑
或許以重利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爲一國之
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又所
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所授抑係該頭目人
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鴟張所有一切調度僞兵及
佔據郡縣搜劫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義律現已回國
果否確實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該國製造
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或另有詭謀以上各

條該將軍等卽分別詰問詳晰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此臣等遵卽督飭司員等帶領通事將各條逐件連
日詢問據該白夷等俱稱自英吉利國城至內地廣東
地方總視風信遇順風時不過三個月卽至香港遲則
四月五月不等至遲亦不過六個月卽可以到所過地
方若佛蘭機急欲尋土耶罵達刺沙姑路庇令罵勒格
星加坡等處皆英吉利所屬其所經有何國均難指實
名目或船上淡水乏食遇有洋面附近之山卽用小船
攏岸取水其地方名目未能細辨至克食米爾卽孟加

刺地方、孟加刺是其總名、克食米爾乃孟加刺所屬、孟加刺又英吉利所屬、英吉利所有大船到加刺吉達爲止、其地有小河可通克食米爾、亦有陸路距加刺吉達約計千里、復有陸路通魯慎、大呂宋、佛蘭機等處、此次來浙之兵、均係該國王所調、祇有英吉利人當兵、其呂宋、孟加刺、雙鷹國之人不能當兵、所來之各國夷人、乃商船僱工、係該帶兵官僱來辦事、及充當水手、該國女主乃老國王之姪女、國王無子、其姪女賦性聰明、故立爲主、名域多喇、乃英吉利所屬、浙屬刺國王之子名鼻

連士阿刺拔國人稱爲法是滿乃該國第一等官職並
不干預國事至欽差提督等名從未聽聞亦非女主所
授大約皆係私立名色至犯浙一切事件從前乃占那
麗架蘭頓調度自該逆死在定海後乃占那哥付調度
其人一向在寧波廈門定海等處占那哥付乃罵達刺
沙之勾連那官卽陸路之兵頭也義律係去年卽由廣
東動身回國其有無音信來浙該白夷等均未能知曉
鴉片烟土乃孟加刺孟米鄉所出就深山地方祕密製
造其本國人苟非製造鴉片之輩俱不准入鄉看其製

法蓋恐洩漏其術其利或爲所奪英吉利及西洋花旗等國俱係赴孟加利益米各處販入內地但欲圖利並無詭謀等語以上各條經司員等逐件細詢理合恭摺覆奏

覆奏越南輒船情形疏

兩廣總督祁項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英吉利

逆夷在粵滋擾有越南國貿易人聲言英夷悖亂天常稱兵犯順並云彼國善製船礮工且迅速各項火器精於英吉利所爲若有文檄與之彼國自能效順等語逆夷近日疊肆猖獗必應設法大加懲創越南是否素爲該逆所最畏船礮火器是否能制英夷之命其願爲效順之語果否出於至誠抑係別有所圖著祁項梁章鉅確探密查並於接奏後密行知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

查探據實具奏事關重大毋稍含混亦慎勿洩漏是爲至要將此密諭知之臣等遵查此事先於本年四月間有越南國人阮得烘在臣前填衙門呈控新會縣船行梁潘輝等於數年前失風漂至越南打沈船貨向伊借銀買帶貨物今來粵追討未償呈懇追還等語隨飭縣傳訊梁潘輝等供認欠銀屬實卽行措交阮得烘在省守候追欠之時復在臬司衙門呈遞一紙內稱伊在粵見英夷如此猖獗不過恃船堅駛利本處戰船力不能敵該國所造之船頗爲堅厚皆係甘露鬼子駕駛如中

國給該國王文書當可代造不過四百金卽造一隻並
稱該國與英夷近無嫌隙事宜機密等語臣等隨訪查
越南雖素產木植若造一堅厚大船亦非數百金所能
辦卽造成該船式樣本地無人駕駛前督臣林則徐仍
照越南製成軋船四隻內港外洋均不可用是其明徵
又查阮得烘不時外出貿易本年隻身來粵並不常住
越南恐非安分之徒揆其情詞不過冀懇速爲追欠似
無別意其所稱該國可代造船隻之語該國王並不知
曉臣等以事關外夷未敢冒昧俟再訪查辦理旋據新

會縣稟報欠項全數交清給領卽飭令阮得烘回國茲奉諭旨飭查當卽一面飛行廣西撫臣周之琦一

體確實查探臣等一面密爲商核查越南之於天

朝久稱恭順聞昔曾戰敗英夷之師至今兩不侵犯此特見之前人說部係嘉慶十三年之事迄今已閱三十餘年英夷日見強肆且與越南未再交兵故未聞有英夷畏懼越南之語至其船礮之堅利與否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容臣等再爲探訪該國船礮火器果否精於英夷所爲該國王有無至誠效順之意逐一

設法確探密查並俟廣西撫臣就近查訪實情是否可行移知到日另行具奏

再奏越南軋船情形疏

兩廣總督祁墳

十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祁墳等

馳奏遵查越南國人阮得烘在粵守候追欠曾於臬司衙門呈稱英夷猖獗專恃船堅礮利該國所造之船頗爲堅厚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即可代造揆其情詞不過冀懇追欠現在欠項全清已經飭令回國至該國之船礮果否堅利尙須查探等語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自係實在情形著祁墳梁章鉅確加查訪該國船礮火器是否精於英逆所爲該國王有無至誠效

順之意逐一設法探詢確實卽行奏聞欽此臣等以此事所關重大必須查探明確不敢稍有虛飾因思現在欽州知州黃定宜籍隸廣西龍州其在籍時應有所聞而欽州地方又與越南接壤就近查訪亦易得實當卽據越南夷人阮得烘前在省城所稟之言一面嚴密飭行該州詳加訪察一面會同隨時密訪有常往越南貿易之順德縣民人周彥才及瓊山縣民人陳姓現在省城詳加詢問據周彥才口稱本年八月伊甫自越南起身回家越南現因英夷滋事亦隨時警備約建有戰船

七八隻每船三桅四十餘槳船用長木直板船身則以硬木爲之厚五六寸或七八寸不等又另有仿造英吉利之屬國新洲貨船約十餘號亦用硬木製造皆堅重有餘而靈動不足該國銅礮頗少鐵礮亦不甚大又該國寓兵於農其打仗多以象力取勝但能陸戰而不善水戰該國由都城出港三十餘里始爲大海各外國貨船如至該國議明入港後該國先將各國船中礮械搬至岸上代爲看守俟出港時送還看來越南向恐各國在其本國滋事並未聞英逆有畏懼越南之說訪之陳

姓所言亦大略相同。又訪聞現募鄉勇中有礮手林九其人從前曾被張保招去。後經改過投回復爲良民。曾謂張保與越南打仗必知底細。隨令管帶鄉勇之可靠紳士密向查詢。據稱越南戰船有金蟹銀蟹之名。如天津來粵貨船式樣堅牢而不能快駛。其內河船有名牙釵者。長十餘丈。濶二丈。槳百枝。亦看風勢爲遲速。曾被張保打沈數隻。看來難與英夷對敵等語。又據欽州知州黃定宜稟稱。本籍龍州地方與現任之欽州均與越南之東北境毗連。惟距該國王駐劄之富春地方尙有

二千餘里其海防船隻製作未能深悉就平日傳聞該國向製巡洋大師船二隻悉令附近居民合力採取堅巨大木輪納成造以銅包底故俗呼爲銅皮船約可載二百餘人至三百人不等此項船隻料件雖堅滯笨不靈此外復有巡洋小兵船多用籐篾穿紫而成俗名籐船止可坐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其船行駛較便第遭風撞礁卽行破散前此該國王令夷官修造巡船大者幾及數月小者亦幾一月始竣是木料雖多而工匠未見迅速且查道光二十年間該國夷目阮廷豪等兵船

在崖州洋面遭風沈船遞至欽州轉送回國有撈獲銅礮三位一重八十餘觔一五十餘觔一止三十餘觔式樣與內地過山鳥鎗相似又聞越南現聞英夷滋事亦慮擾其邊地修備防守該國自去冬添造戰船至今尙未畢工時時託人探聽英逆消息等語又檢閱檔案道光十二三年間該國奸民陳加海糾結內地遊匪楊就富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刼掠曾經該國以兵力不足請內地舟師前往幫捕始能殲厥渠魁可見該國巡船並不得力臣等查廣東省雖距越南稍遠然該國情形

節次訪查大略相同伏思該國世受 天恩素稱恭

順現在國王阮福暉新受 敕封尤當感 恩圖

報如果該國船堅礮利兵力精強斷無不竭誠報效之
理而該國王並未表文陳請亦未呈懇督撫據情

奏其爲力不從心未能與英夷爲難已可想見除由廣

西撫臣周之琦就近查訪確實另 奏外所有臣等

會同密訪緣由理合先行具 奏

按越南兩次擊敗英夷皆誘其深入內河而後以小船環攻勝之非以駛逐大洋角勝也越南軋船破敵見於 皇清通考四夷門并非說部又見於英夷所撰之四洲志則敵國公論必得其實非

誇張傳說之詞謂越南不長于大洋而長于內、
河則可謂越南長于陸戰而不長水戰不可